



中国传媒大学的

才子才女们

肖惊鸿 编著

中国传媒大学是中国培养广播、电视专业人才的最高学府，软、硬件均为全国一流，培养名编导、名主持等电视广播人才无数，从中央电视台到各地方电视台到处都可看到毕业于该校的学生的身影。

本书谨献给有意成为广播电视人的青年朋友。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人民出版社

走出名校丛书 主编 石一宁

中国传媒大学的 才子才女们

肖惊鸿 编著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人民出版社

鄂新登字 01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传媒大学的才子才女们/肖惊鸿编著.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4

ISBN 978 - 7 - 216 - 05809 - 4

I. 中…

II. 肖…

III. 中国传媒大学—毕业生—生平事迹

IV. K82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86000 号

为配合本图书内容需要,书中采用了其他媒体图片若干,由于时间关系我们暂时无法联系到图片摄影者。敬请见书后与湖北人民出版社总编室联系,届时我们将按稿酬标准付酬。特此声明!

中国传媒大学的才子才女们

肖惊鸿 编著

出版发行: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人民出版社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430070

印刷:湖北恒泰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787 毫米×980 毫米 1/16

经销:湖北省新华书店
印张:11

字数:153 千字

插页:1

版次:2009 年 4 月第 1 版

印次: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 - 5 000

定价:25.00 元

书号:ISBN 978 - 7 - 216 - 05809 - 4

本社网址:<http://www.hbpp.com.cn>

我们的北广

中国传媒大学，即昔日的北京广播学院，师生们习惯称之为“北广”或“广院”，她用博大宽阔的胸怀，容纳了许多向往北广的热血青年。如果说一所大学所能做到的最高成就就是培养大批的优秀人才，那么我们的北广当之无愧是中国最好的大学之一。

在本书中，由于篇幅的限制，仅仅收录了九位北广学子。特别要指出的是，他们的入选，不是因为成就大小所定。由于作者的时间精力有限，而有些被采访人由于各种原因（更多的是正在工作岗位上无法分身）与此书失之交臂。在这里，请让我向在本书之外的一大批在各行各业做出了骄人成就的北广学子们致以由衷的敬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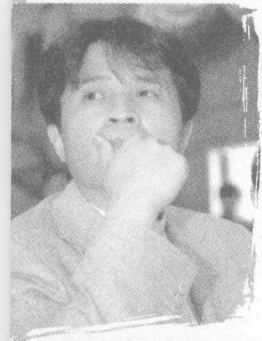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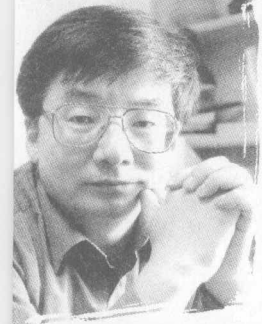
而这本书也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完成。我书中的主人公都还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继续着他们的奋斗，不断地给我们以事业的惊喜、人生的启迪。而优秀的北广学子，数不胜数，层出不穷！我想，她的每一名学子，都有足够的资格进入我们的视野。

遗憾的是，本书的个别入选者也因各种原因未能直接采访，只能以各种间接的方式对他们的过去与现在做一个轮廓描摹。在此特别感谢本书中所收录的中国传媒大学的校友们，还有王秀珍、倪慎真等几位采访人。可以说，没有她（他）们，就没有此书的顺利完成。笔者也曾是守护在北广校园里的一棵白杨，永远为我的母校和校友感到自豪和骄傲，我愿意宣传他们，让更多的读者知道他们。我希望并相信我的这种方式能够得到校友们的理解和支持。

在此我希望，更多的青年读者被北广的才子才女们感动，也同他们一样走进北广，成就你不一样的人生！

在此我希望，北广不老，北广精神永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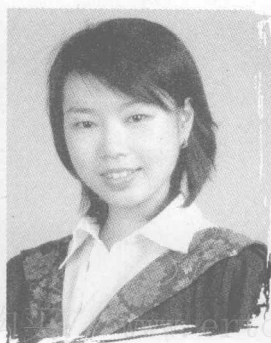
2008年9月于密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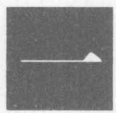


目录

MuL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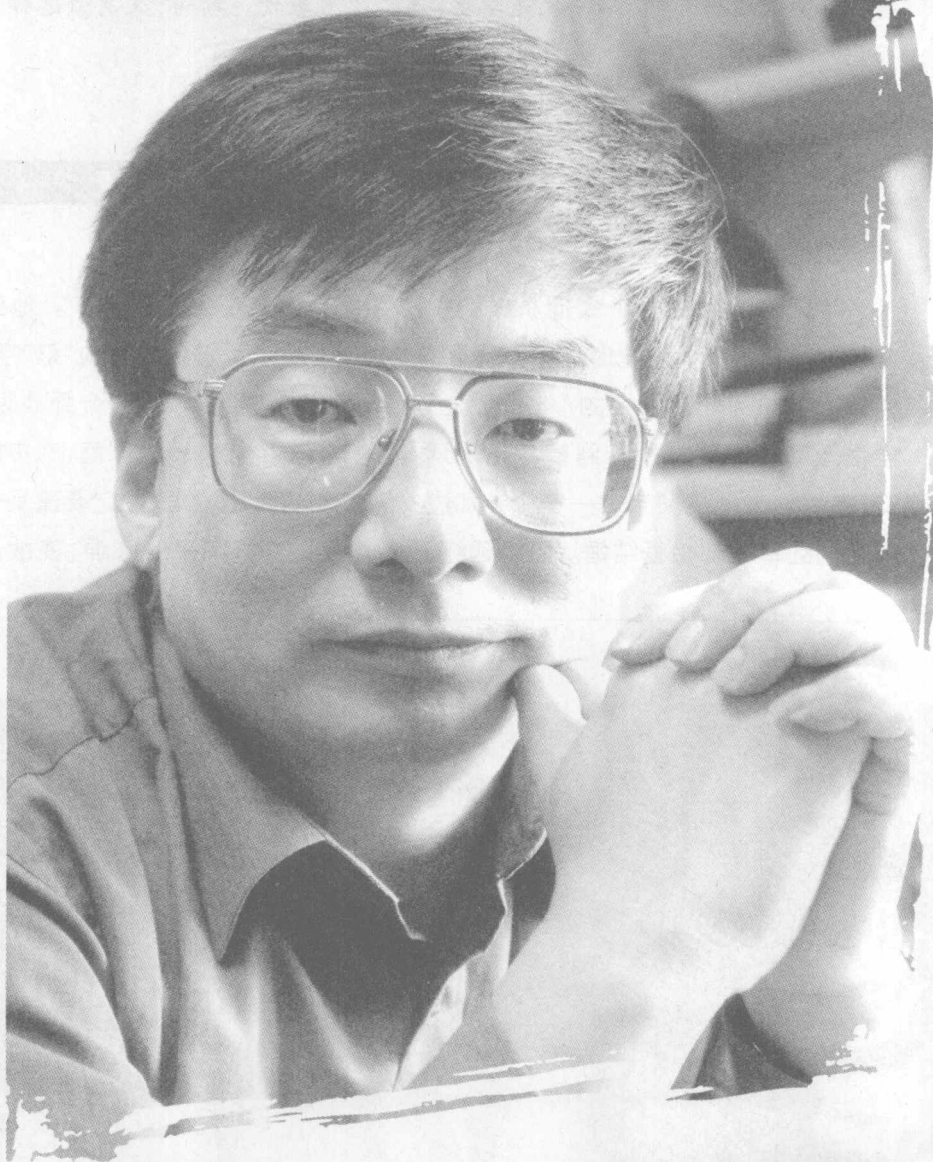
- 一 诗人叶延滨——《校园里有一排年轻的白杨》 /1
- 二 毕福剑——人到中年的一种活法 /22
- 三 欧阳夏丹的快乐时间 /37
- 四 快男超女的幕后英雄——访天娱传媒董事长王鹏 /55
- 五 高建华——笑着离开惠普的人 /97
- 六 她不是黄蓉——记女歌手王蓉 /115
- 七 小荷渐露尖尖角——访奥运志愿者谢希瑶 /133
- 八 小荷渐露尖尖角之一——表演系研究生孔令首 /147
- 九 桃李不言遍天下——访院长李兴国 /162
- 附录 电视人的最高学府——中国传媒大学 /169





诗人叶延滨

——《校园里有一排年轻的白杨》



叶延滨,1948年生于哈尔滨,当代诗人、散文家与批评家。作品以诗歌为主,兼及散文、杂文、小说、评论,现为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任中国作家协会主办杂志《诗刊》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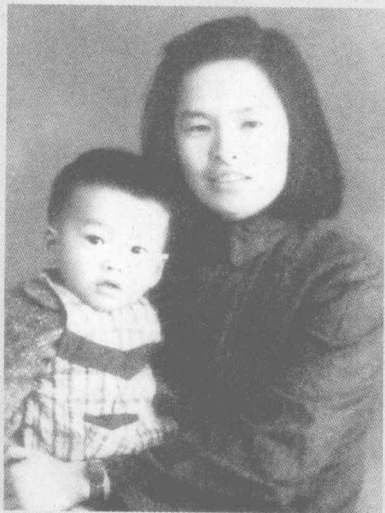
1978年,以三十岁的“高龄”考上了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文编专业。那个年龄,比同一年上电影学院的张艺谋还大上三岁。自此,他的命运开始了一个全新的转折。他两次进出北广,第一次是学生,第二次当教授。期间,又有着怎样曲折的故事呢?

命运多舛的家庭

叶延滨出生在一个令他骄傲的家庭。他的母亲,十六岁时逃婚到北平,参加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一二·九”学生运动。然后又投奔到革命圣地延安,在那里与他的父亲——一个参加过长征的红军干部相爱结婚。姐姐延红、

哥哥延光都出生在延安。他的名字除了沿袭了哥姐名字中的“延”字,还证明他出生在哈尔滨的一个野战医院里。这样的一个红色革命家庭,在中国上世纪的历史大环境里,注定要遭受一些意想不到的、突如其来的磨难、变故。首先是

在哈尔滨



在成都与母亲和姐姐



他的哥哥，1945年父母奉命北上接管东北，还不到一岁的哥哥付出了终生远离亲人的代价，被迫留给了当地的老乡，一生生活在延安革命老区。姐姐延红当时三岁，还能勉强坐在保育院的摇篮里跟着大人们天天急行军。延滨上中学时，姐姐已是清华的一名学生了。可他的母亲，一位教育家，1952年被错误开除出党，导致婚姻破裂，后又被迫下放到西昌，叶延滨跟着母亲一同流放。当时，他的父亲正担任成都大学的党委书记。一家人仅从地理意义上来说也已是四分五裂了。这，也许隐约地预示还会有意想不到的变数在未来的不远处阴险地等待着这个家庭。

我一定要 上清华

叶延滨的阶段式人生理想定位在清华。当时，文化大革命的风暴还没有刮到偏远的大凉山。西昌高中还是一片相对安宁的静土。为此，1965年的暑假，他特意来到北京，专为呼吸清华大学的

空气。当时姐姐延红还没从清华毕业。他和班主任曾有一段对话。班主任说：你要做好两手准备。万一考不上清华，北航也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学校。叶延滨说：我一定要上清华。班主任说，那万一考不上呢？叶延滨信心十足：我一定能考上。叶延滨认为他的自信有道理。他的成绩一直全校第一，尤其是数理化，定理公式运用自如，做起数理化像进入了一个自由王国。班主任担心的那点“万一”，还是来自他的语文成绩。关于语文，他惟一喜欢的就是读长篇小说。他到底能不能实现他的清华梦呢？

特殊的信

西昌，一度的世外桃源，终于遭到了“文革”暴风骤雨的袭击。叶延滨被安排进了“四清”工作队。“文化大革命”无情地摧毁了他的大学梦。这时，他的父亲也已被公开点名批判，凶吉难卜。一边是至亲的亲人，一边是不容置疑的革命，叶延滨，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就这样被历史甩到风口浪尖上，内心苦楚难捱。他一边把大量的精力投入到“四清”工作中，一边在夜深人静时给父

亲寄从报上剪下来的“社论”，当时父亲已身陷囹圄。一封封无字的“信”让父亲在儿子这份特殊传递的爱中顽强地活下来。这期间，他因为家庭问题，受到了红卫兵组织的排斥。十七岁的叶延滨怎么也想不明白，于是，给毛主席写了一封长达七页的信，信封上写：北京中南海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收。当然，这封信不会有任何结果。

早期思想的烙印

叶延滨在“四清”工作队时办的第一件事，就是建立大队团支部。最令他难忘的，是他遇到的第一个房东。物质生活的极度贫困导致人的心灵扭曲，给叶延滨上了终生不忘的一课。这件事奠定了他的思想基础。二十年后，他用诗追溯了这段苦涩的记忆：

他俩是我第一家房东
请原谅我隐去了姓名
——我十七岁参加过“四清”
他俩的成分是佃农

她是姐姐已年逾花甲
他是弟弟也双鬓花白
“四清”工作组长千叮万嘱
对姐姐不能喊大娘
对弟弟不能喊大爷
都要称呼“姑娘”

姐没出嫁弟没娶亲
姐弟俩过了一辈子
“姑娘”，意味着贞节啊
“姑娘”，表示你没乱想……

他们和善而又温顺
但从没有老乡登门
他们的家十分干净
全村的人嫌他们脏
我住在他们阁楼的头一夜
听见两位老佃农整夜悲泣
我没睡却知道一个噩梦
穷困让两个老人背负耻辱——
目光有多么沉重的分量
让他们的背早早地驼……

贞节牌坊是庄重的门框
我明白了万万进去不得！

跋山涉水 去北京

大凉山的秋天，一个月高风清的夜里，叶延滨等四个没有资格“革命”的中学生，制造了那个小城最具爆炸性的新闻：他们打响了西昌中学生大串连的第一炮，“步行串连到北京，我们也要见毛主席”。这一时刻是1966年10月28日凌晨两点。

六千七百里的跋山涉水就这么开始了，四个小伙伴肝胆相照的日子就这么开始了，一面红旗映照他们对毛主席、对革命忠诚的红心！他们一路上走近路，不进城，住过草棚，睡过火炕，在延安不但见到了哥哥，还买了3斤红枣，一斤小米，又装了一瓶延河水，给母校西昌中学寄了去。当然，盒子里少不了叶延滨写的致母校全体师生员工的一封信。在冰天雪地里的跋涉，还让叶延滨患上了急性关节炎，在延安一所小学校的课桌上整整躺了两天不能动弹。

走了三个半月，他们终于在半夜进了北京，被一个老太太领到一大院子里吃饱喝足舒舒服服地睡了一觉。第二天醒来叶延滨才发现满院子的废报纸和大字报，门口的牌子上写着：糖坊胡同废品收购站。叶延滨先笑，那三个同学跟着笑，感觉很荒诞。后来叶延滨在《跋涉



1966年冬步行到延安



1967年春节从大凉山走到了天安门

的青春》里有如此表述：

屋外是收购的废大字报
在成捆的大字报中
是我们这四个朝圣者
——天知道是啥象征
在大字报的终点
是我们的终点……

该诅咒的诅咒过了
也许后人还要学习诅咒
我走过的他们不会再走
我经历的只属于我自己
我的足迹大地早已收藏
我只是捡回这一首小诗
不是祭文
不换眼泪……

干妈啊干妈

1968年底，叶延滨从西昌高中毕业。那一年，毛主席有一段著名的指示：“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标准呢？拿什么去辨别他呢？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



1968年在插队时摄于枣园

一块。”满脑子英雄主义思想的叶延滨想去延安插队落户。

他如愿来到了延安李渠公社曹坪大队当农民，住在一户老贫农户家。老两口把叶延滨当干儿子待。这段人生经历改变了他人的人生轨迹，在他心灵里打下深深的烙印。十年后，叶延滨写了组诗《干妈》，轰动整个诗坛。其中一首这样写道：

夜啊，静悄悄的夜

困，像条长长的绳子把手脚捆紧。
困，像桶稠稠的浆糊把眼皮糊紧。
困，像团厚厚的棉花把耳朵塞紧。

乏极了的身体在暖暖的炕上，
一团轻飘飘的浮云。

那闪亮的是星星么？不，是油灯。
那苍白的头发是谁？啊，是干妈。
夜，静悄悄的夜里我醒来，
只见干妈那双树皮一样的手，
在搜着我衣衫的缝……

也许，用诗来描绘这太粗俗的事，
我一辈子也不会成为诗人。

但，我不脸红——
我染上了一身的讨厌的虱子，
干妈在灯下把它们找寻。

妈妈，我远方“牛棚”里的亲妈妈呀，

你决不会想到你的儿子多幸运，
像安泰找到了大地母亲！
我没有敢惊动我的干妈，
两行泪水悄悄地往下滚……

“哎，准又梦见妈了，可怜娃！”
她轻轻抹去我脸颊上的泪花。
我轻轻在心里喊了一声妈妈。
啊，暖暖的热炕上我像轻飘飘的云，
暖烘烘的云裹着一颗腾腾跳的心！

后来，叶延滨离开给了他无限温暖
记忆的干妈，辗转于延安老区。在总后
勤部富县延安军马场当过牧工、仓库保
管员，在工厂当过团委书记，冬来暑往
在陕北的黄土地上度过了漫长的三年。

半日工作制：

改写《欧根·奥涅金》

在这三年里，叶延滨转到军马场后，
一次意外事故，他受了伤，当上了仓库
保管员。他创造了一种新的工作方法，
即半日工作制。凡是下午来领零件的，
他一律说没有，凡是上午来领零件的，

他一律进库去找，而且想方设法也给找
到。时间一长，下午领东西的全不来了，
都改在了上午。那么整个下午的时间，
都属于他自己，正好用来看书、写作。

他在静悄悄的库房里，开始了他的



当上了生产队副队长

写作序曲，第一次用诗的形式，改写了普希金的《欧根·奥涅金》。那时，普希金的这部长篇诗体小说正得到他们全体知青的推崇。叶延滨把这部小说翻来覆去读了几遍，产生了一些遗憾：一是觉得不够押韵，二是觉得有些段落不够优美。于是，他对周围的文学发烧友宣布：他要改写一遍《欧根·奥涅金》。改写后的《欧根·奥涅金》博得了哥儿们的一致喝彩。叶延滨很得意，突然觉得自己应该写诗。他的想像、他的热情一古脑地变成了笔下的诗行。其中有一段描写冬日雪景的，被他改写成：

冬日的瑞雪
悄悄覆盖了田野
小河闪着银光
冰面一片圣洁
戴红帽的儿童
欢快地嬉戏滑雪
笨鹅在冰面上行走
步态趑趄趑趄……

叶延滨的诗人梦就这样播下了第一粒种子。

工农兵 业余编辑

20世纪70年代中期，陕西省的《陕西文艺》问世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叶延滨分别给《陕西文艺》和《解放军文艺》投稿，可一首诗也没被采用。年底，《解放军文艺》给他退回了厚厚的诗稿，还附

了一封充满鼓励之词的信。回信人就是后来的著名诗人雷抒雁。

同时,《陕西文艺》邀请他参加省里的诗歌创作座谈会。叶延滨想,自己从未在《陕西文艺》发表过作品,怎么可能邀请他呢?他犹豫之余,诚惶诚恐地去了。开会时,人人都谈创作体会,他一听,吓了一跳,来开会的人,几乎人人都出过诗集,人人都发表过作品,没有发表过作品的,只有他一个人!主编这样介绍叶延滨:他是个好娃,有生活,是个好苗子。会后不久,《陕西文艺》将叶延滨调去做了半年多工农兵业余编辑。

意外事故 圆了大学梦

上面说过,一次意外事故,叶延滨受了伤,因祸得福当上了仓库保管员。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时,叶延滨正在西昌地委宣传部新闻报道组。叶延滨的“清华梦”虽说早在十年前就破灭了,但上大学的梦始终埋在心底。他要报名参加高考,但组织上不同意。他们舍不得放他走。第二年,他还是想报名参加高考,于

是在高考前夕领导交给他的采访任务就格外多。可是又一次意外事故让他因祸得福上了大学:北京广播学院文艺编辑系。

他在上班的路上,被路边砍伐的树干砸伤,浑身血肉模糊,所幸仅伤及皮肉。医生大笔一挥,开了一个月的病假。这样叶延滨有了带伤复习功课的机会,名正言顺进了考场。

那年的高考,叶延滨在地区文科考生中总分名列第一,但语文单科成绩才69分。他不服气,申请查卷,才发现原来是一道很简单的缩写题因为他的自信连字数都没数导致超了十几个字因



插队延安在延河

而就一下子丢掉十几分。他担心这件事会影响到录取。母亲所在学校的老师们给他出了个主意。他把这几年发表的作品剪报给地区招生办送去。结果如愿以偿。

“诗人”的尴尬

叶延滨如愿以偿地来到北京，进入他梦想已久的大学。只是，他是全班唯一的“诗人”，这身份令许多同学仰慕，也让他遭遇尴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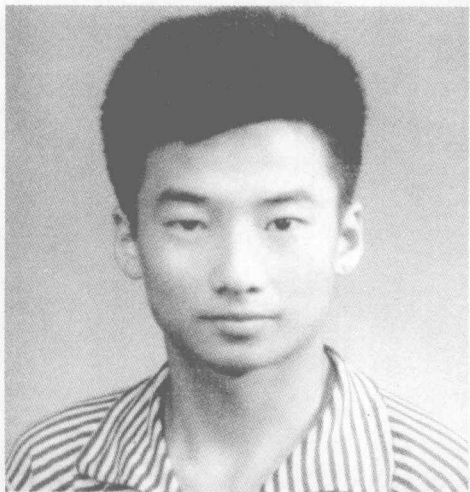
开学不久，系副主任给新生训话。我们文编系是培养编辑、记者的，你们可能做作家梦，但我们不培养作家、诗人……，听到这里，全班同学的目光齐刷刷地射向叶延滨。叶延滨十分

尴尬，头一回觉得“诗人”这个称号让他如芒刺背。

叶延滨发誓要做一个成绩优秀的好学生。在四年的大学生活中，门门功课都在90分以上。1982年，他拿到了北广的毕业证书的同时，也拿到了中国作家协会的会员证。《大学生》杂志发了叶延滨的一篇文章，题目就是《我是北京广播学院培养的作家》。

《比我小五岁的班主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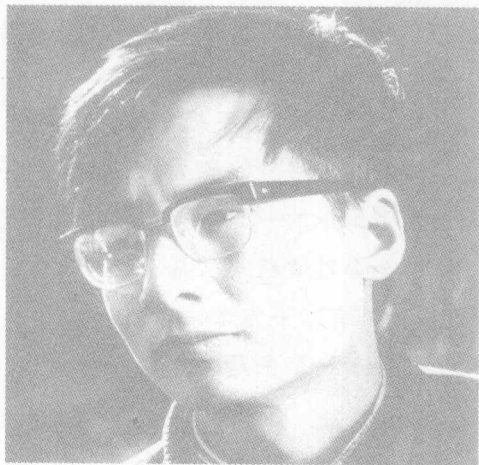
叶延滨一进校，就担任了系学生党支部书记。那两届的大学生，年龄相差悬殊，他们班最小的十五岁，叶延滨那



高中毕业前夕

|  <p>西昌大学招生 一九七八年大学招生 准考证</p> <p>编号 西(昌) 00034</p> <p>姓名 叶延滨</p> <p>考试地点 _____</p> | 考试时间表 | | | |
|---|-------|----|------|----|
| | 日期 | 上午 | 科目 | 下午 |
| 7.20 | 7:30 | 政 | 2:30 | 物历 |
| (四) | 9:30 | 治 | 4:30 | 理史 |
| 7.21 | 7:30 | 数 | 2:30 | 化地 |
| (五) | 9:30 | 学 | 4:30 | 学理 |
| 7.22 | 7:30 | 语 | 2:30 | 外 |
| (六) | 10:00 | 文 | 4:30 | 语 |
| 7.23 | 7:30 | 外语 | 2:30 | 外语 |
| (日) | 10:30 | 语试 | 5:30 | 语试 |

1978年的准考证



1979年在广播学院由童宁为我摄的照片

年已经三十岁了。班主任李黎比叶延滨小五岁。班里还有几个学生比班主任的年龄大。因此班上的大事，班主任就找他们几个班干部商量。后来叶延滨在一首诗里写出了当时的学习生活场景——

她，腼腆而文静，
比我小五岁的班主任。
满脸胡茬的我喊她：“老师！”
她竟低下头，害羞地蹭着鞋跟。

她，实在是太年轻，
和我翘鼻子的小妹一样的年龄。
啊，妹妹碰上头疼的事情，

还只会朝妈妈撅起嘴唇，
她，却甚至要领导“妈妈学生”——
第一次点名：“贾英！”
“请假了，她孩子得了病……”
哄笑声差点掀翻水泥屋顶。
——还是姑娘的班主任啊，
该笑？该恼？还是该脸红？
啊，八十年代初的中国大学，
有这样的老师，这样的学生——
颠倒了年龄和身份。
弄乱了经历和学问。

……

“我们的党”

上大学第一学年，就发生了三件大事，都与叶延滨的诗或文章有关。这其中一件发生在“七·一”前夕。党的生日在即，学校要出墙报。叶延滨写了一篇文章，其中有这么几句：为什么要党的前面加那么多定语呢？其实，我认为，“伟大的”应该属于人民，“光荣的”应该属于历史，“正确的”应该属于实践。我们只需要这样说：我们的党。

这篇文章一上墙报，一阵轰动。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思想的航船插上了自由的翅膀,在文革的动荡之后飞翔在大学的天空。叶延滨的文章,在当时思想活跃的大学生中掀起了轩然大波。校领导和老师有了截然不同的两种意见,一种认为他“太活跃”,不好“调教”,一种认为他是一棵难得的好苗子,有独特的见解。而叶延滨的同学们,不由自主地把他当成真正意义上的老大哥。第一学年结束时,一致推选他当了“三好学生”。

学生寝室

北广当时的宿舍,六人一间,十二平米。双层床,上下铺。叶延滨在一首诗里,对这间寝室深情讴歌:

北京,我的二平方米

六颗由六个年轻人带来的心,
六套由六个母亲准备的行李,
六个不同的城市和乡村,
六种浓重的方言和土语,
聚合为我们的宿舍“416”

——面积十二平方米。

也许,在我这样的年纪,
早该有一位善良的妻子,
加上带厨房的一套新居,
附有全套电镀新式家具。
但,我只有二平方米,
上面摆着一个主题:学习。

于是,我的理想有一个码头。
起锚,去涂满校园脱漆的长椅。
于是,我的豪情从冰冷的邮筒,
递到远方无数人的手里。
当然,那过去了的阴影,
还会钻进残梦叙说着呓语,
但太阳啊,每天都早早升起,
用光,用热,用色彩之笔,
描绘这小小的二平方米!

这小小的六人寝室里,叶延滨是老大哥。他给大家规定了严格的作息时间表:早六点必须起床锻炼身体,晚上十点半必须熄灯休息。这种酷似军营的作息时间表,六个人不折不扣地执行了四年。

当时的北广,和现在的北广一样,